

## 【彩色天堂--巴西塗鴉藝術之旅】

### 主要行程

7/16 台北出發

7/17 抵達巴西聖保羅(Sao Paulo)

7/17~8/15

聯絡巴西友人，認識熟悉環境，參訪工作室”oGangorra”、”Urban Bike SP”。

認識塗鴉藝術家 Claneo、Credo、Binho，

到”Sao Caetano”、”Brazilandia”、”Tucuruvi”區壁畫創作。

走訪聖保羅最後一個 Favela(貧民窟)，參觀城市占屋運動公寓。

8/16 薩爾瓦多市(Salvador)，認識策展人 Marcelo。

8/17 薩爾瓦多市(Salvador)，Favela 社區壁畫創作。

8/18 薩爾瓦多市(Salvador)，Favela 社區壁畫創作，其他觀光行程。

8/19 回聖保羅。

8/21~23 伊瓜蘇市(Foz do Iguaçu)，觀光行程。

8/24~9/1 聖保羅(Sao Paulo)

訪問占屋運動領導人 JeJe。不停的塗鴉作畫。

9/2~9/7 里約熱內盧(Rio de Janeiro)

參加塗鴉藝術祭”Art Rua”，走訪里約歷史悠久的 Morro da Providencia，參與社區壁畫創作。參觀里約藝術博覽會”Rio Art”。

9/8 回聖保羅 (Sao Paulo)

9/9 離開巴西

9/11 過境新加坡一天

9/12 回到台灣

## 森巴天空 Brazil

穿越了歐亞大陸以及非洲大陸，外加飛越了大西洋，屁股和雙腳卡在經濟艙的沙丁魚罐頭裡快要解體前，終於抵達了神秘又廣闊的南美大地，在此之前，對它的認識只有足球、切格瓦拉、瑪黛茶以及北方美國資本主義的壓榨。飛越非洲大陸時，心想從未踏上非洲，不過現在先去更重要的地方，我想像飛機的引擎聲打擾了長頸鹿和獅子的美夢。

大約在四年前，我還在畫布上創作，用許多時間刻劃經營那白色的方寸之間，我畫的一無是處也不知道問題出在那裡，我著迷於構圖而忘了多思考一些。在偶然機會下，看到南美洲的塗鴉紀錄片，片名已經忘記，裡面特大幅的塗鴉壁畫激起了我對這類型藝術的興趣，間接打開了我的眼界，此後我從室內的畫家逐漸轉向到室外牆上作畫，公共空間的多變形式讓自己有取之不盡的想像力可以發揮，十分幸運的我找到了創作的路。四年後，塗鴉帶著我離開台灣，繞過半個地球，抵達了啟蒙我但又素未謀面的巴西。



抵達的第一個晚上，接待的華僑和他的巴西朋友來接機，我都叫他趙大哥，他的巴西朋友圓滾滾十分逗趣，脖子藏在衣服裡，挺著的大肚裡好像可以裝得下一條船，我向前和第一個認識的巴西人握手致意。從出機場的那一刻起，我彷彿從火星降臨地球般對所有事情都感到新奇，那怕只是尋常的高速公路塞車。一路上他們兩位都用葡萄牙語交談，對我來說又是地球奇觀之一，仗二金剛摸不著頭緒，毫無聽懂一字一句的細縫可尋。半晌，我不好意思的向趙大哥說還要麻煩他朋友來接機，一問之下才知道趙大哥的新車，在我抵達的前一個月被持槍的歹徒劫走，就在停放路邊等老婆下班的時候，我聽的目瞪口呆，趙大哥若無其事的訴說這件事，彷彿是在宣告「歡迎光臨巴西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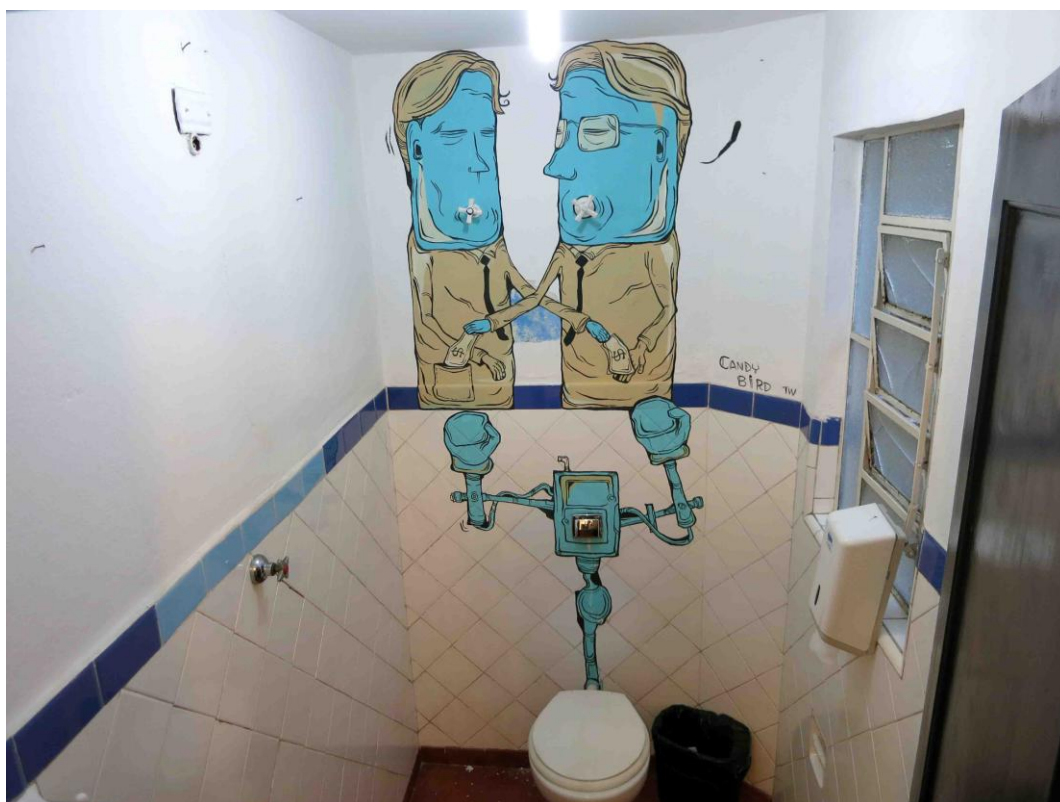


(聖保羅自由區街景)





(替共同工作室兼腳踏車店”oGangorra”的廁所畫牆)



(廁所作品完成圖，巴西的貪污問題與台灣不相上下)

## 里約熱內盧 Rio de Janeiro

從聖保羅往里約(Rio de Janeiro)的夜車上，我想到住聖保羅的巴西人說，他們跟里約人有一些過結，而且歷史悠久又複雜，我只當趣聞聽聽沒有放在心上。到達里約已經是早上七點，高速公路兩旁是棚架區(貧民窟)，皮膚黝黑的人魚貫穿過天橋往市區移動，朝陽似火紅。我搭乘的這輛客運，是中等價位，所以算一般中產階級的”那一層”，看不到深色皮膚的人，這就是巴西大城的普遍現象，經濟決定了階級，而且顯而易見，時時提醒你在那一層級。

早上八點多抵達藝術祭主辦單位安排的青年旅社，那是一間頗為花俏的時尚旅社，櫃檯人員跟我吹噓他喜歡的足球隊，濃妝女孩趾高氣揚的使用著電腦。大約幾週前，聖保羅一位朋友介紹我參加這個塗鴉藝術祭，全名是「2013 ART RUA」，意思是在路上的藝術，總之，我很高興以藝術家身份參加，不幸的是，主辦單位認為這位亞洲咖太晚加入又是靠關係介紹，所以要求我自費旅社的住宿錢，我想都飛了半個地球來這邊了，就自費吧，我只想和藝術家一起上街塗鴉，不過精彩的還在後頭，我逐漸體驗到何謂聖保羅人與里約人之間的過結。

在一樓大廳還沒搬行李上樓，就遇見了 **Rimon** 和 **Nove**，兩個人正在等早餐放飯，他們都是參展的塗鴉藝術家，他們的熱情很快就讓我們彼此聊天起來開始交換欣賞作品，並且告訴我接駁車的時間，以及今天的塗鴉行程，奇妙的是，這些理應由主辦單位告訴我。上了接駁車也巧遇之前在聖保羅認識的藝術家 **Binho**，一位塗鴉藝術的老前輩，已經結婚生子，似乎用塗鴉養家，他始終背個褐色斜背包，拿著 iPhone 傳簡訊，好像有一百件案子正等著他。接駁車塞滿了藝術家之後，氣氛高昂，伴隨著歌聲傳出大麻煙味，我們一路游向展覽場地。





(在里約和其他藝術家一起留下街頭作品)



(里約著名的海灘，聽說在地人如果天氣許可會照三餐去海灘)

展覽場地位在里約市中心的北邊，就在著名的貧民區 **Morro da Providencia** 的山腳下，展場是一廢棄鐵路工廠改造，頗有風味，讓我想起了古早的台北華山廢墟，展場不時出現貧民區來的小朋友偷溜進來玩耍，他們對五顏六色的噴漆十分好奇，並吵著要玩藝術家帶來的滑板。一直到現在，我才知道其實主辦單位沒有安排牆面給我畫，而且策展人是透過簡訊告知我，這樣一來，我算是”半個”參展的藝術家，所以主辦單位還是提供了數十罐噴漆給我使用，我心情惡劣的坐在門口發呆，嘴巴碎碎念著不如歸去，中午吃飯時間，我不客氣的拿了免費便當來吃，悶熱的休息室裡有嗡嗡作響的電扇。就這樣混了半天後，藝術家們決定去旁邊的貧民區 **Morro da Providencia** 畫牆參與社區美化，我提著噴漆加入他們的行列。

就在抵達里約熱內盧不到 24 小時，我還沒看清它的樣貌之前，塗鴉就把我帶入舉世聞名的里約貧民窟裡面。台灣也有較窮困的社區，但巴西的卻是一種深刻的絕望感，這無法從電視、電影裡體會，當腳下踩著垃圾、空氣瀰漫著渾濁的味道、兒童的嘻鬧聲出現，這些時時都提醒著自己，我這個不速之客得尊重他們的生活，尊重當地的文化，還有自己過往的生命，已經是何等的幸運。







〔在青年旅社巧遇的藝術家 Rimón，來自巴西南方的開朗男孩〕



(知名塗鴉二人組 Dabs & Myla )



## 薩爾瓦多 (Salvador)

深夜抵達薩爾瓦多(Salvador)，薩爾瓦多是巴西東北的一座濱海城市，巴希亞州的首府，目前是巴西第三大城市，曾經它也是南美第一大城，就像現在的聖保羅。之前遇過一位華僑，老是嚷著巴希亞州的人很懶惰，在他眼中埋首於庸碌才是人生的王道。我早已耳聞這座古城危機四伏，各種旅遊書與網站都交代許多街廓是絕對不能去，搶劫時有所聞，此外，機場的 ATM 也絕對不能去領錢，有些會被安裝盜錄，竊取帳號密碼後把戶頭榨的乾乾淨淨，所以我帶著望而生畏又悲憫的心情，看著那些在昏暗燈光下的機場 ATM，好像它們被惡靈附身即將不醒人世，不過，角落就有一位先生大刺刺的在領錢，看來也可能是我多慮了。下榻的民宿很不客氣的放了鴿子，原本是要派接駁巴士來機場載人的，這讓對此古城的印象降到谷底，雖然根本還沒看到它的樣子，無奈下只好破費裕昂貴的計程車，計程車司機是位年輕的小哥，十分幹練的幫忙提行李上車，車上配備十分豐富，像噴射機的儀表版，他先用平版電腦設定了地址，調好座椅，雙手打直用駕訓班的標準姿勢駕駛，車子像疾馳的箭一樣但卻十分平穩，我不禁對計程車小哥豎起大姆哥，也把剛剛被放鳥的差勁心情放諸腦後。

這天下午，和一位毛先生(Marcelo)見面，巴西薩爾瓦多人，看上去至少三十五歲，十分穩重的談吐讓我更加確認年齡，戴著時髦卻不俗氣的太陽眼鏡，開著一量德國福斯的小車，毛是聖保羅塗鴉客 Binho 介紹的，就是那位靠塗鴉養活一家老小的藝術家，Binho 告訴我每逢他去薩爾瓦多，他一定會去找毛，毛是他在當地最好的朋友之一，也是事業上的夥伴，他告訴我，毛的專長就是”僑”事情，毛自己不是塗鴉藝術家，但他十分喜愛這類型藝術，事實上，在巴西還沒聽過不喜歡塗鴉藝術的人，可能除了那些被簽名(Bombing)的人，倒是聽過有人不喜歡足球，認為足球讓巴西男人矇蔽了雙眼。毛基本上就是塗鴉藝術的策展人和經濟人的綜合體，聽的我眼睛發亮十分羨慕。

坐在毛的車子裡欣賞薩爾瓦多的城市風景，毛也一路介紹旁邊的東西和風景，我吃力的聽著英語但也覺得自己運氣真好，坐車還聽導

覽也太爽，毛介紹的可不是報喜不報憂的官方說詞，而是赤裸的社會問題和市民所面臨的困境，以及塗鴉如何進入當地，發揮強大的社會功能。車子沿著美麗的海岸線北上十幾分鐘後，進入了主要市中心，兩旁殖民風格的古老建築穿梭著忙碌的人民，大多是非洲裔黑色皮膚的人，海岸線道路一分為二，其中一條往上坡而去，此時城市逐漸被地形分為上下兩層，像雙層蛋糕一樣，建築物就是上面的奶油花，毛的車子開往下層，懸崖上的古老建築映照著下層的荒廢工廠，樹木穿出工廠屋頂，紅磚斑駁，我看的入神，頻頻想用中文好屌好屌來讚嘆。到了晚上，我才知道毛原來也才三十歲，跟我一樣的年紀，而且已經育有一子，小孩是和前女友生的，前女友似乎在他二十八歲時離他而去，目前是家族事業紙品工廠的管理職員，似乎他人生的大風大浪已經收斂起青春的輕浮，工作之餘，他策劃了許多塗鴉藝術的活動，包括帶著塗鴉藝術家進入薩爾瓦多的貧困地區進行社區營造。



(薩爾瓦多市區特殊的”雙層”風景)





(手繪薩爾瓦多街道一角)



(參與當地社區營造美化的活動，該牆的旁邊是一資源回收站)

## MOVIMENTO DE MORADIA DA CIDADE (MMC)

### 聖保羅佔屋運動

領導人姓名：Gegê

一眼看上去頗有德高望重的老左派氣勢，聖保羅佔屋運動的形式與歐洲略有不同，也非嘻皮路線。去參觀的其中一間佔屋公寓，打掃的十分乾淨，每戶幾乎都有簡單的傢俱，就像一般住屋，只有牆壁透露出房子的年齡。有些佔屋就在聖保羅市中心，附近就是天價的大樓。



(Gegê 和他的辦公室)

組織的規定如下，要參與佔屋的家庭必須注意以下條件：

- 第一，了解佔屋的目的，策劃初期就要到。
- 第二，破門而入廢墟的那天必須出席，當天有可能分配房間。
- 第三，為避免自掃門前雪，客廳和廚房是公共空間，煮飯和用餐是他



們著重的互動方式，水電有些是非法接的，有些是鄰居接給他們，每棟公寓不太一樣，有些甚至有電影播放室、圖書館等。

佔屋目的不是追求最後"合法"居住，而是迫使有關當局解決居住問題的手段，讓住得有尊嚴這件事，不是用金錢來衡量。聖保羅和台北一樣，恐怖的房價底下卻有許多空屋，也有很多負擔不起房租的人、離鄉背井的勞工。

圖為一三代同堂家庭的客廳，媽媽說，她們對家的想像，其實只需要讓他們安居樂業就好，如果可以，當然也希望離公園不遠，好帶孩子過去玩耍...



(我在其中一戶佔屋的客廳，留下送他們的壁畫禮物)



(佔屋內部一角，雖然簡單但十分乾淨)

## 再見，大嘴鳥

我所認識到的巴西，分為三個世界，一個是天堂，我有經過但沒進去看過，一個是凡間，大部份時間待在這一層，最後一個接近地獄，形容為地獄是因為與天堂放在一起比較。如果說世間總是善惡並存、美醜並列的話，巴西應該是其中代表，在最美麗的城市裡，有毒品氾濫、犯罪頻繁的 **Favela** (棚架區，俗稱貧民窟)，但在 **Favela** 裡卻有心地善良、熱情的人民。懸殊的貧富差距是巴西被切割的主因，但背後隱藏著不合理的體制、人心險惡、以及仇視窮人等複雜原因。在里約熱內盧，歷史悠久的 **Favela—Morro da Providencia** 的山頂，看出去的高度正好與“正常”世界裡的摩天大樓一樣高。雖然如此，許多巴西塗鴉藝術家，憑著熱情與愛心，投入貧困社區的營造與美化，讓壁畫藝術有機會發揮它的社會功能。許多經濟上較為低層的社區，因為塗鴉藝術家的進駐，而有了不同的文化價值，間接提升了社會地位，另外，



美麗的塗鴉壁畫作品讓失學、沒錢念書的小孩有一模仿學習的對象，在此之前，小孩只有黑道老大和足球明星可以當作榜樣，那是在貧民窟裡翻身的唯二希望。

巴西的塗鴉和街頭藝術反映了他們普遍的民族特性，熱情、自由、外顯的性格和開放的心胸。身處異地文化，體會到自身創作調性與他人的不同之處，這在只有少數塗鴉藝術家的台灣是無法體會和觀察出來，這是此趟旅行無價的收獲之一。那些在旅途上經歷的、看到的，無可取代的存在我的經驗裡，有一天它會內化為我創作的養份，我所能做的是利用各種形式紀錄這段旅行的諸多片刻，那短短兩個月只為畫牆的日子，穿著骯髒褲子行囊裡全是顏料噴漆罐的日子，會像巴西的海灘一樣閃閃發亮在我的記憶裡。







